

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 第一部分，古代以色列的文化 背景

© 2024 迈克尔·哈宾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迈克尔·哈宾博士关于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的讲课。这是第一部分，古代以色列的文化背景。

沙洛姆，我叫迈克尔·哈宾。我是泰勒大学圣经研究名誉教授，在转行当教师之前，我在海军服役了 28 年，但在此过程中，我成为了一名旧约学生。

我不太敢说自己是名学者，但今天，我们正在看一系列关于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的讲座。今天的第一课，即第一部分，将是古代以色列的文化背景。

圣经提出并提供了上帝赐予的原则，这些原则似乎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文化中的所有民族。然而，这些原则中的许多必须从它们所根植的特定文化中提取出来。当我们阅读旧约时，我们看到了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化。

就其农村、农业、低技术、本地化和慢节奏而言，尤其如此。而我们的文化则相当城市化、后工业化、高科技、全球化和快节奏。虽然我们可以也应该尝试从上帝为以色列设计的文化中汲取原则，但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理解这种文化。

例如，我们将看到古代以色列的农村地区与现代世界的农村地区（我所居住的印第安纳州中北部地区）截然不同。《摩西五经》或《摩西五经》尤其如此，因为《摩西五经》记载了上帝的文化准则。虽然学者们对《摩西五经》的起源存在争议，但他们似乎普遍认为，《摩西五经》是为与土地紧密相连的文化而写的。

约瑟夫·布伦金索普（Joseph Blenkinsopp）断言，它“预设了农民农业社会、农耕社会”。罗兰·德沃克斯（Roland De Vaux）认为，法律材料的目的是治理

“牧羊人和农民社区”。但这种描述存在细微差别，除非我们分析该社区的性质，否则我们可能会犯错。

我认为需要仔细研究的一个领域是人际关系。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遵循传统的理解，即如文本中所述，摩西五经中描述以色列人应如何相互交往的材料要么是在出埃及记后半部分和利未记中在西奈山给出的，要么是在民数记和申命记中进入迦南地的旅程中给出的。总的来说，这些材料旨在为这个国家提供先进的指导，指导他们在定居后如何生活。

然而，正如流放之后，我的意思是，对不起，在旧约书籍定居之后所显示的那样，如果这个国家曾经遵循上帝的指导方针，那么很可能只是部分地遵循，而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无论学者们声称摩西五经文本的日期如何，他们普遍认为它面向晚期青铜社会。鉴于使用青铜工具耕种土地的农业社会与我们当代西方后工业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距，任何试图将材料中包含的指令应用于我们自己的世界的尝试都会遇到许多重大问题。

我们在本演讲中的目标是研究其中包含的复杂材料的具体方面，这些材料涉及三个异常群体的社会正义问题：寡妇、孤儿和外来居民。我将这个群体命名为WARA，这是一个不错的缩写，可以节省很多精力。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更详细地定义这些群体，并评估他们在古代以色列农业文化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共同点。

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那个历史文化时期的一些农耕习俗，以建立文化基线。考古证据表明，典型的农耕社区，就像迦南人同时代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是一群紧密相连的房屋，甚至有共同的墙壁。他们有一个至今仍然存在的模式。

这种村庄结构，尤其是村庄与周围农田的关系，将深刻影响社区关系。我认为，这将对社会正义问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令人惊讶的是，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我发现，对理解其中一些社会问题非常有帮助的资料是人类学家理查德·安托万对加利利以东高地的一个现代村庄进行的研究，该书名为《阿拉伯村庄：一个外约旦农民社区的社会结构研究》，出版于1960年。

根据安托万的报告，他观察到的耕作技术与《旧约》中介绍的技术非常相似。然而，他的研究也非常揭示了社会结构和村庄的物理布局如何影响社区关系，这将是本研究的主要重点，即社会正义。这张照片是一个典型的约旦无名村庄，是我在一次约旦之旅中看到的。

可以看出，密集建造的村落房屋两侧突然终止于田地，没有围栏的田地四面八方延伸。这与考古学家在描述青铜时代晚期以色列村庄时注意到的布局相同。密集的村落房屋和没有围栏的田地这两个因素有助于解释《旧约》中社会正义问题的几个方面。

这是 Antoine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约旦村庄 Kafr al- Ma' a 时绘制的地图，该村庄位于约旦河以东约八英里处。请注意，本研究中的村庄是整个哈希马特地区，相当复杂。住宅区位于中心位置。

中间就是这个小小的黑暗区域，但整个区域却被称为村庄。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认同。安托万将 Kafr al- Ma' a 描述为约旦西北部安儒昂区约 200 个他称之为连续发展的村庄之一。

当时，在他研究期间，这个村庄的人口约为 2,000 人。这幅地图涵盖了安儒昂地区的一部分，地图区域内约有 170 平方英里，即约 440 平方公里。安托万当时在该地区确定了大约 25 个村庄。

就像 Kafr al- Ma' a 一样，每个村庄实际上都是一个很大的地理区域，就像我们在阴影区域看到的那样，里面有一群类似于我们已经看到的例子的核心房屋。如图所示，在 Kafr al- Ma' a，Antoine 研究的村庄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顶部是一个三角形，下面是一条长条。

如住房区所示，住在这个三角形区域内，大致顶部的三角形区域就是我们看到的。如下图所示，这个大致呈三角形的村庄北部长轴约为三英里。横轴，垂直的，几乎是南北方向的，大约一英里半。

在这个图表上，安托万标记了村民们的各个田地，并根据拥有这些田地的各个氏族和村庄用不同颜色进行标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氏族和宗族，每个氏族和宗族都拥有特定的田地。此外，在中心，你可以看到住房区。

这就是 13 号旁边的地区。所以，这个住宅区位于田野中心的花园区中心。是的，村庄的其余部分在第一张地图上被标记为林地。

快速回到第一张地图，在右下角，你会看到它被标记为林地，那里可能是人们放牧和砍伐木材的地方，用于各种目的。它被描述为，或者说是 Antoine 描述为，常绿橡树灌木的次生生长。看来该地区也用于放牧。

虽然更大的村庄区域概念对于理解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很重要，但我们将重点关注包括居住区在内的北部三角区。如图所示，居住区是 Al Balad 盆地的一部分，即地图上的 13 号区域。正如 Antoine 所描述的，这个盆地基本上是圆形的，直径约为一公里，略大于半英里。

我们看到这幅图时，需要注意的要点是，农业区围绕着我们在这张图片中看到的住房区。然后，当我们仔细研究住房区时，我应该注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房子都画在图中。他画的那些房子是他在书房里画的。

这张较大比例的地图显示，Kfer Amah 周围环绕着较小的花园田地，周围是住宅区。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该图没有包括我已经提到的所有房屋。

第二，该住宅区人口稠密，估计约有 2,000 人居住在不到十分之一平方英里的面积内。约有 270 户家庭被纳入其中，其中大部分住着一居室房屋。第三，地图上房屋周围和一些散布的阴影区域是花园区，其中的田地由大家庭划分。

请注意，从指向北的箭头看，这张地图在左边，因此村庄与前两张地图不同。如果我们比较最后两张图片，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村庄的结构，周围环绕着花园，四周环绕着橄榄树，橄榄树外面是谷物田，再往外是林地。从后面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在以色列北部拍摄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农民在橄榄树周围耕作，我知道这是一种做法，虽然我在过去几十年里才看到它，但据说可以追溯到旧约时期。

这些图片中描绘的现代布局，即一群房屋被村庄的田地包围，与以色列青铜时代晚期以色列人的标准村庄结构非常相似。这些视觉图像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古代以色列的各个方面。弗兰克·弗里克在他的百科全书文章中指出，村庄、城镇和城市在考古文献中往往互换使用。

这难道不是很好的澄清吗？他声称城市和村庄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管理水平。也就是说，城市周围有各种村庄，也称为村庄，用于调节农业剩余。城市通常也有城墙，但不一定总是有城墙。

另一个不同之处可能是，其范围内的宗族数量将取决于城市是否拥有更多宗族。随着以色列文化的发展，我们还会补充说，有些人称其为工业区。弗里克将这些打谷场称为酒榨，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可以稍后再研究的。

如果这种由村民的田地环绕的房屋群模式也是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以色列的标准村庄结构，即士师时代和早期君主制的时期，那么它似乎应该对日常家庭生活产生影响，特别是对普通的以色列农民。虽然多年来有许多关于家庭的研究，但一般来说，它们关注的是单个家庭，而不是整个村庄更复杂的关系。有人认为，更大的村庄文化的影响在圣经材料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对圣经材料意义重大，尤其是《路得记》之类的内容。

虽然《路得记》的作者不详，但故事发生在士师时代晚期，似乎可以一窥当时的农业体系。路得既是寡妇，又是外来居民。作者在追溯路得的救赎过程时，触及了几项社会正义规定，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讨论这些规定。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注意到，文本还提出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表明了由社区结构决定的社会规范。例如，当路得记 2 章中路得出去拾穗时，被农田包围的村庄模型最能描绘出文本。路得记 2 章和 3 章两次谈到路得去田里，单数，收割者正在收割。

第 3 节再次指出，这块田地（同样是单数）属于波阿斯。这表明，虽然村庄周围的某些农田属于不同的个人，但耕种的土地总量被视为属于社区的集体。第

3 节还指出，路得碰巧来到了属于波阿斯的那块田地，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家人。

这种语言似乎暗示了不同土地的所有权，不仅是波阿斯的，也是他的家族的，这一点在安托万的书房里可以看到。它还表明，田地之间没有栅栏，就像这张照片中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现代。这张照片是我在以色列北部旅行时拍摄的，你可以看到田地被植被的山脊分开。

如果《路得记》中的农夫和收割者遵循《利未记》第 19 章第 9 节中摩西律法的指导方针，那么他们就不会像新美国标准译本中那样，在田地的角落里收割庄稼。译为角落的单词不清楚。其他译者使用边缘一词。

那么，它是一个角落还是一个边缘？或者可能是最外面的部分。如果两个相邻部分的收割者都离开了角落，那么就不会有栅栏，拾穗者很容易碰到栅栏，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无意中从一个人的一部分田地的残留物中穿过另一个人的一部分田地。考虑到整个地区的农田里到处都是石头，没有栅栏的情况有点令人惊讶。

需要移除这些石头，以便为农田做好准备。Luciano Turkowsky指出，在准备原始土壤时，首先要移除较大的石头，以标记地块的边界。首先，这暗示着用石头围起来的围栏，就像我们在新英格兰等部分地区看到的那样。

然而，申命记 19:14 警告不要移动界碑，这表明有些东西更容易移动，正如我们在这幅图中看到的。这确实引发了关于被移走的石头去向的问题，这些石头除了用于界碑的石头外，还有什么去向。一种可能性可能是用于房屋。

另一个可能是它们被用来开发梯田，尽管这种创新可能是后来才出现的。路得记的另一个方面是第三章中对打谷场的描述。这里有两点相关。

脱粒后，需要将谷物分开，并将谷壳从谷物中清除。这个过程通常在暴露在风中的高地进行，就像这张照片中显示的一样，照片中的谷场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山区，我 1970 年代就住在那里。在以色列，谷场可能是私人所有，或者像耶布斯人奥南在瘟疫停止后将他的谷场卖给了大卫一样，记载在《历代志上》第

21 章中；或者谷场可能是公有的，由更大的社会阶层（例如宗族或整个氏族）负责。

虽然交通限制表明打谷场可能位于产粮田附近，但上述村庄布局以及我在以色列的个人经历可能表明，典型的打谷场应该位于离村庄稍远的地方，以便谷壳能从房屋上吹走。打谷和开谷过程是一个几天的过程，涉及几个步骤—通常都在打谷场上完成。考虑到所涉及的距离、打谷、开谷所需的工作量以及随后将加工好的谷物运回村庄的需要，显然集体在打谷场上过夜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正如我们在路得记第 3 章第 3 至 7 节中看到的那样。我们之前注意到林地如何延伸到耕地之外，并暗示该地区可能用于放牧村庄的绵羊和山羊。

如果是这样，这将与更熟悉、更近期的贝都因模式形成对比，贝都因模式至少是半游牧的。上面描述的村庄布局表明，这些牧场区域将是村庄区域内最远的部分，距离居住区最远，显然仍然是社区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收获后，羊会被带到离村庄更远的地方，在收获的谷物田里吃草，就像这张在拉莫斯基列附近拍摄的照片中的羊一样。

如果是这样，那么天气好转时允许牲畜在牧场过夜就说得通了，这为我们提供了路加福音第 2 章第 8 节中牧羊人和羊群的有趣背景。虽然距离房屋足够远，牲畜可能不会每天被赶到田间，但距离房屋仍然足够近，牧羊人可以轮班工作，至少有部分时间回家。前君主制时期的社会规范将交织几个世纪的传统，这些传统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及以后，以及上帝主要在西奈山传授的托拉教义，然后在约书亚领导下的定居过程中充实起来。

虽然人们从埃及带来了许多传统和习俗，但当上帝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时，他赐予《托拉》，以便根据需要改进和替换这些传统和习俗，使之标准化，以便人们遵守上帝的正义标准。因此，其他文化所拥有的和他们所发展的东西会有一些延续。也会有创新。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弄清楚哪个是哪个，而是要将最终产品视为一个神圣的制度，它将在一个由堕落的人类组成的世界里提供一种社会公正的文化。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期望是，当他们进入迦南时，他们不仅会被分成 12 个部

落，还会被分成更小的群体，这些更小的群体会定居在城市和村庄，并实施地方治理来处理日常事务。定居过程中描述的基本人口统计数据可能与前几代人在埃及经历的情况有些相似。

因此，《托拉》修改了国家应遵循的社会习俗，很可能提高了所谓的社会正义的标准。一个例子可能是禁止出售上帝在定居后分配给每个家庭的土地。虽然亚哈和拿伯之间的事件等资料表明有些人试图遵守这些标准，但整体预言信息表明人们基本上忽视了这些标准。

定居点的人口结构会显著影响文化的社会结构，因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步行。如上所述，社区的布局影响了社区关系、工作实践和社区之间的距离，甚至影响了婚姻等问题。我们将在第 3 部分讨论婚姻问题。在这里，我们想看看村庄结构如何影响工作和家庭动态。

土地分配。首先，是按部落划分的。根据约书亚记 13 章至 21 章，土地被分配给 12 个部落，这确定了部落区域之间的边界线，并列出了每个部落区域内的城市及其村庄或外围定居点。

文本没有解释较小的单位（即氏族或氏族的一部分）是如何划分的。他们可能定居在一座城市，或者各个大家庭如何定居在城市和周围的村庄。这种通过氏族和大家庭进行的区域或地方分配对普通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因为这些产生了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决定了以色列人在土地上定居后的负担和利益。

因此，这些为他们的社会正义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目前关注的是评估最后一步，即当地村庄或城市长老将集体土地（如上所述）划分为所谓的核心家庭财产。部落分配。

征服故事声称，每个以色列部落都会得到他们居住的土地的一部分。根据约书亚的说法，这是通过抽签来完成的。这似乎是一个通用的表达方式，描述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没有偏见的决策的各种方法。

今天，我们有抛硬币和抽签。我们可以用这些作为例子。对于以色列来说，人们认为结果是由上帝控制的，尽管结果似乎是随机的。

因为吕便、迦得和玛拿西支派的一半选择了约旦河东岸的土地，所以西部地区被分成十个地区，玛拿西的另一半和其余的九个支派。当然，利未人分散在其余的土地上。土地的划分在约书亚记的最后部分有描述，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土地的划分是如何确定的。

我们知道，每个部落都有一块领地，包括所有有毗邻关系的氏族或大家族。约书亚记还声称，土地按部落大小分成几块，大部落的领地更大，见约书亚记 14:1 至 5。但约书亚对实际过程的描述很少，而更关注结果。具体来说，它在每个部落的领地范围内列出了几个具体的城市，见约书亚记 15 至 19。

即使是这些名单，各个部落之间的详细程度也各不相同。犹大部落的名单非常详细。大多数部落的名单并不详细。

虽然这些城市及其村庄都已列出，但并未被描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被提及。重要的是，每个部落都根据其家族获得了自己的份额。上帝在《民数记》第 26 章中给摩西的指示是，土地要根据名字的数量进行分配。

有一件事往往被忽视，那就是，正如经文所呈现的那样，所有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家庭都经历了同样的 40 年荒野生活，在此期间，他们的需要一直得到上帝的照顾。现在，每个人都得到了重新开始的资源，但这将是艰难的。首先，虽然在出埃及之前，会有长老住在埃及，但他们在埃及时大多还是孩子，他们对如何耕种几乎没有记忆。

即使他们还记得如何耕种，以色列的耕作方式也与埃及不同。埃及的耕作方式是依靠灌溉。而以色列的耕作方式则取决于降雨。

谁得到了土地？氏族区域按氏族划分为特定的城市区域，然后由大家庭划分。理论上，这些大家庭中获得土地的个人是雅各的后代，雅各是第三个继承最初将土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契约的人。事实上，出埃及记中从埃及出来的那群人是

一群混合的人，如出埃及记 12.38 所述。正如下文所述，这些人也得到了土地。

民数记 26:53 中提到的名字是刚刚完成的人口普查中被统计过的男性。第 54 节中对大群体和小群体的模糊提及可能是指民数记 1-2 中第一次人口普查中指定的两个群体，该普查指示人口普查由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父亲的家庭进行。这些术语被翻译为家庭和父亲的家庭的含义尚不清楚，并存在争议。

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中讨论的那样，我们将使用氏族和大家庭这两个术语来表示较大的群体和较小的群体，它们都被视为部落和核心家庭之间的中间步骤。氏族很可能是较大的单位，尽管我们认识到在识别氏族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大家庭似乎是一个包含三代人的家庭单位，包括祖父母、已婚子女、我们通常想到的儿子，然后是孙辈。

比我们理解的核心家庭超出了一代人。然而，大家庭可能包括了已故个人的更广泛的后代。即使在今天的中东，这种情况也很明显。

在这方面，如果一个广义上的大家庭定居在一个村庄，那么它可能包括几个狭义上的大家庭。他们有血缘关系，但关系较远。因此，我们涉及到二表亲、三表亲甚至更多。

《民数记》第 1 章第 2 节中给出的具体名称可能是氏族。约书亚记 15 至 19 章中城市的命名方式，包括边界和命名的城市，暗示这些地块将土地按特定区域划分，至少划分到氏族级别。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氏族被赋予一个特定的城市区域，类似于安托万对村庄的描述，例如 Kafr al- Ma'a，并且可能有两个或多个氏族被赋予同一座城市或被描述为定居在同一座城市。

更有可能的是，在未来，这些氏族中的一些会真正发展壮大并分裂。城市地区氏族首领对土地的分配可能主要是通过抽签，但他似乎也可以选择将特定土地分配给特定家庭。狭义上每个大家庭分得多少土地？尚不清楚。

一个限制因素是一个家庭可以实际耕种多少土地。我曾在其他地方计算过，典型的遗产似乎是每个成年男性大约五英亩。虽然按照现代西方标准来看，这个

规模的农场似乎很小，但它似乎符合我们对古代世界乃至当今远东等地区农业的了解。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家庭都主要从事农业，而没有任何居住在城市的人从事更专业的技术行业。到了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开始的铁器时代，菲利普·金和劳伦斯·斯特格提出，出现了一些主要从事各种技能的专家，包括织工、陶工、制革工和铁匠，但这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根据重建，《民数记》第 26 章列出的每个氏族都根据抽签获得了一个地区。

氏族地区随后会根据大家族血统进行划分，很可能产生相当同质的家庭。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村里的每个人都会与其他人有血缘关系，至少是远房表亲。这种关系对于寡妇和孤儿（尤其是离群者）来说似乎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会与村里的其他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血缘关系。

社会规范。圣经文本并没有真正提到相当平凡的定居过程，也没有提供很多有关日常生活的信息，正如前面提到的。不过，我们提出的村庄布局提出了一些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

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正义条款，我们将在第 4 部分中辨别或讨论这些条款。以下是我对以色列村庄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得出的具体推论。第一，社区相互联系，生活非常紧密。由于房屋相距很近，关系也很密切，家庭成员应该能够了解彼此的喜怒哀乐。

似乎也存在相当大的同侪压力，但那是面对面的，而不是 Facebook。那会影响社区内的所有关系。二、实地日常工作。

上下班都是步行。因此，就种植、耕种或收割等日常工作而言，典型的以色列农民会在早上离开住宅区，步行到他拥有的单一公用田地的特定部分。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不太可能在上午早些时候完成日常工作后才回家。

二，第 14 节，工人在现场吃午饭。同时，在不在田里工作的日子里，农民可能在村里，也许在家里或坐在门口。三，田地的份额根据能力的大小而受到限制。

一个人能耕种、种植和收割多少土地？用手工、畜力犁耕作，似乎每个人可能拥有多个土地，可以在不同日期耕种或收割。据估计，这些单独的土地可能在半英亩到一英亩的范围内，社区规模有限。

由于每个人都步行到自己那一块田地，这将对农业社区以及集体农场社区实际耕作部分可以延伸到离住房区多远的范围产生实际限制。一小时的步行可能是每日通勤的最大有效范围，这意味着最大耕作半径约为两到三英里，这意味着村庄面积的直径约为四到六英里。从城门开始大约一英里或更短的耕作半径可能更实际，也更典型。

五个卫星住宅。正如弗兰克·弗里克所指出的，很可能有一群卫星小村庄或村庄围绕着一个特定的城市。他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提取和投资农业剩余产品并提供社会领导力。

他没有提到卫星村的功能，但所建立的模型表明，卫星村可能是一个小型社区，旨在为想要更靠近田地的一小群农民提供相互支持。如果这种结构是正确的，那么似乎正如第二点所述，给定城市群（即城市及其村庄）的总体领土直径可能约为六七英里，约 10 公里，面积约为 25 至 30 平方英里，65 至 78 平方公里。从整个社会来看，城市之间的土地可能尚未开垦。

这可能是野生动物出没的地区。他们可能会把动物带到那里放牧，但该地区的大部分土地都还没有开垦。在这个时期，大部分土地似乎都被某种森林覆盖，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 17:15 中看到这一点，当时他给以法莲部落下达指示：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土地，就去开垦它。

迦勒是一位模范分配者。士师记第 1 章第 14 和 15 节表明，大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氏族首领）有权将特定部分的土地授予特定个人或核心家庭。在迦勒的例子中，是他的女儿。

我们不会指责他任人唯亲。虽然迦勒的例子是作为征服的一部分提出的，但这些不同数量的土地中的一些部分可能在开始时并没有完全分配。如果他们根据当时他们实际能够处理多少来分配土地，那么很可能在土地分配之后，无论是通过抽签还是赠予，都会有一些部分没有被分配，这些部分可以稍后分配。

这可能具有以下含义：首先，安息年期间的家禽土地，这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也可能对第二个或第三个儿子有影响。继续使用 Caleb 的模型，这些部分可能被分散了。我们在 Antoine 的模型中看到了这一点，即不同颜色如何混合在一起。

有些区域的颜色完全一样或差不多一样，而其他区域则分散在各处。迦勒和他女儿的文字中提到，她有一些分给她的部分，她去找她父亲说，另外，给我一些泉水。这些泉水不太可能就在她拥有的田地旁边，所以它们在与社区中心不同的方向的其他地方。

如今，在中东各地旅行表明，一块典型的独立田地可能在半英亩到一英亩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得到这个大小数字的地方。如果一个典型的以色列人总共继承了三到五英亩的土地，那么很可能有几块土地位于田地的不同区域。

不同的作物也可能在不同的部分一起种植。例如，小麦可能生长在一个地区，而不同的农民在另一个地区种植小麦或大麦。也有人认为，田地的不同部分在生产力上可能有所不同，这涉及到微生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出售土地的农民可能只会在禧年之前出售部分土地，即他所拥有的部分土地，这与禧年的财产有关。放牧区在田地之外。社区土地的放牧部分可能在耕地之外，考虑到与住房群的距离较远，羊群和牛群在放牧时通常会日夜呆在牧场上，尽管一旦田地收割完毕，它们可能会被拉近，因为动物放牧既是为了清理茬口，也是为了给田地施肥。

房屋不包含在土地分配中。它们位于社区中心，与田地分开，因此，如果一个人因为极度贫困而租下他所有的田地，根据禧年规定，他可能仍然有地方住。这也许可以解释拿俄米和路得从摩押回到伯利恒后的情况，她们有一所可以搬进去的房子。

我认为，尽管以利米勒显然在饥荒期间将田地租给摩押，但他仍保留着房子的所有权。土地仍归他家族所有。圣经文本规定了一个标准，即继承的土地（这可能暗示了其他一些地区）不能出售，而是由父亲传给儿子。

这似乎并不妨碍将农场分给两个儿子。虽然法律确实规定长子将获得双倍的份额，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农场。新的份额被分配了。

现在，这一点尚有争议，但似乎有时第二个儿子可能会被授予以前从未分配过的土地。我之前提到过，最初分配时分配给一个家庭的土地数量限制是农民可以加工或可以处理的土地数量。因此，最初未耕种的土地部分，可能是那些不太理想的土地，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说更远，这将为后代的年幼儿子可能开始一个新家庭并获得一个新的农场的情况提供条件。

我们稍后再讨论家庭规模。正如金和斯蒂格的座右铭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土地所有者年龄的增长，土地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老一辈的成员（很可能是寡妇）会和已婚的儿子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老年时会得到成年子女的赡养，尽管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很可能会为家庭提供一些劳动力。

这一特定含义对于寡妇的基线最为重要，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讨论这个问题。约书亚不断引用城市及其村庄的数量。尽管有人认为城市和村庄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城市有城墙而村庄没有，但如上所述，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尽管这可能是常态。

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型展示了圣经中的村庄如何充当卫星社区，至少在和平时期，农民每天步行即可到达他们那部分田地。因此，城市的势力范围将包括围绕较大城市中心的许多小村庄或村庄。如果城市确实有城墙，那么在动乱时期，这些农民可以逃到那里寻求保护。

然而，城市的一个更基本功能似乎是，这些较大的人口中心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场所，熟练的工匠和工匠可以在这里开设商店并专注于非农业职业，这将是成熟和复杂的文化的标志。如前所述，以前的研究已经很好地描绘了古代以色列的生活，重点关注个别家庭和住宅。在本研究的第一部分中，我们扩展了这一画面，以深入了解家庭如何融入当地村庄或城市的文化。

这幅扩大的图景可能表明，大家庭应该为家族血统中的其他人提供支持。这引发了几个社会正义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后续部分进行探讨，包括《托拉》中规定的条款如何特别适用于寡妇。虽然重点是寡妇的情况，但孤儿如何融入其

中？更有争议的是外来居民的问题。此外，鉴于这三个群体的情况截然不同，为什么在社会正义方面经常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正是考虑到这一图景和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第三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第二部分，评估这三组社会异类的构成，以及社会正义条款如何适用于他们。

但首先，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探讨社会正义的概念，并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理解与旧约的理解进行对比。谢谢。

这是迈克尔·哈宾博士关于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的教学。这是第一部分，古代以色列的文化背景。